



《海错图谱》 聂璜 作

八月的蟹

□盛文强

八月半,我回海岛去。正是蟹肥时,码头上渔船靠岸,渔夫抬出一筐筐蟹,蟹壳在摩擦,声如瓦砾,它们争向高处,又不断跌落,举着双钳不住开合,嘴里还吐着泡沫,巨大的声浪,巨大的喧哗,来自它们撞击的钳,还有破碎的泡沫,这里是蟹的世界。

它们举起眼柄,将双眼送到高处,四下里的人群尽入其球形的眼底。翘首张望的人群,暗暗吞着唾液,与蟹嘴里的泡沫形成合鸣——蟹将会出现在晚餐中,扮演着主角,这是团圆之日的徽记。蟹在此时饱满,蟹肉似乎要顶开蟹壳,细腿扑棱棱作响,双螯向着空气冲刺,有些蟹螯在碰撞中折断,它的浑身上下正有使不完的力气,整日里挥霍,向着围观的人群释放力量,却恰恰让买主看到了蟹的健硕。

海滨的行人散去,各自回到了渔村的弄堂,弄堂沿着地势攀升,愈走愈高,黑夜已在低处弥漫,高处却还保留着光亮,黑夜似乎是下而上,漫过了整个海

岛。这时,一轮明月从海上升起,蟹壳反射着月光,巴掌大的一团团青光,垂在行人的手下,随着脚步晃动。

蟹壳的亮片在夜晚跳跃着,从弄堂里拐来拐去,终于到了一户院门前,敲打门环,门户开启,明亮的蟹消失在门楼里,在方盒似的庭院里闪了几下,便融入了正直的白光里,这户人家的生活,不为我所知,只能远远观望,窗口人影散乱——他们处在舞台的中心,在用自己的影子表演,这是最真实的日常生活,他们毫无做作,只需忠于自己平时的样子,就足以让远归的人感慨不已。

从那些窗户下经过,窗口喷吐着方形的蒸汽柱,在空中凝聚为一团鼓鼓囊囊的红云,云中鱼虾蟹的气息,形成暧昧不清的甜腥,在海岛上空盘旋不散。在每家的锅底,都煮着螃蟹,蟹爪划过铁锅,沙沙作响,令人耳根发麻。不多时,蟹壳由青变红,终于安静下来,默不作声了。这时节,渔家的锅底都在进行杀戮,

只不过蟹的诱惑太大,人们早就习以为常,海船上还有渔人保留着吃生蟹的习惯,这是古东夷渔猎部族的遗风。我离开海岛已久,很难再像他们一样酣畅地咀嚼生蟹了。

蟹端上桌,横在饭桌中央,鲜红的蟹壳揭开来,又是满眼金黄,晚饭的色彩如此热烈,瞳孔不禁为之一缩再缩,红与黄的交替之下,这璀璨的海中珍宝,照亮了一家人的脸,掀取肉片,一片忙碌。有蟹的晚饭最耗时间,蟹肉难取,它的体内有许多密室,但对渔家来说,对这些机关早已轻车熟路,或掰或扳,蟹中的密室一一打开,释放出耀眼的白,放到口中,还未等咀嚼,牙齿就感到了鲜味带来的酥痒。

这时月亮出现在东窗上,被十字窗格切分成四片,不多时,又变作两片,月亮的飞升是避人的,当你看它时,它尘凝不动,但只要把眼睛挪开到别处,哪怕只有片刻,再回眼看时,月亮已经暗中跳了一节。有月亮的夜晚正逢停电,人们并不惊慌,在月光的照耀下,晚饭仍在进行,片刻的黑暗之后,眼睛适应了阴暗,月光终于炽烈起来,桌上的一切都在眼中重新凝聚起来,消失的杯盘,又回到了桌上,无一例外地泛着白光。

交叠在盘中的蟹也现出轮廓,只剩下一只,它在盘中斜着身子,月光照耀下,蟹壳上有一张隐隐浮现的面孔,面色冷峻,令人望而生畏。据说这是法海和尚,因干涉白娘子和许仙,遭了天谴,无路可逃,便躲在了蟹壳中。法海成了人们嘲弄的对象,足见民间自有善恶之见,当然也有人看重法海和尚的法力,把蟹壳上的人面剪下,穿了红线丝,挂在窗口,能祛除邪魅。那张脸在风中旋转,已看不清面目,偶尔迟缓之际,才会露出狰狞的一面,圆月沿着窗格攀爬,像一个软体动物,蟹的脸被月亮包裹,成为一个黑点,几近于融化,月亮挪走时,蟹脸才重新出现,仍自旋转着,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待到杯盘狼藉时,还有人手持蟹螯,照样贪恋着酒杯,蟹里的嫩肉,也是下酒的好菜。直到杯盘撤下,男人还在用蟹腿的尖爪剔牙。孩童仍拿着蟹壳在窗台上摆弄,他手里还藏了一个小蟹螯,用手不断开合,模仿着钳子夹人的动作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这是他的主要玩具,在窗台的角落,有他收集的蟹壳,还有螺和贝,都盛放在蟹壳中。

空荡荡的蟹壳最终会被填满,成为收纳贝壳的容器,这个有着收集癖的孩子是我吗?只记得鲜红的颜色也会暗淡,变化若有若无的粉色,乃至斑白。那张高悬的蟹脸也会衰老,在冬日到来之前,它会自动散作白色的碎屑。此后,一场大雪会在海岛上降落。

中秋月圆,银光尽洒。亦可谓:年年岁岁月相似,岁岁年人不同。

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中秋节将至,人在忙碌应付大小诸事的同时,思绪也变得纷繁起来。身居海外,与中秋有关的唐诗宋词,往事今事,于不眠之夜骤涌上心头……

孩提时,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过中秋是在一个名叫曾杨的小朋友家里。依稀记得,明月照窗,我、她还有她的父母、祖母,团团围坐着,一边赏月聊天,一边咀嚼果仁月饼、五香瓜子以及酸酸甜甜的葡萄干,感觉新鲜而有趣。

还有一年中秋,驱车前往木兰山庄参加报刊年会。在山顶端,近近地望明月,深切领略到了“高处不胜寒”的秋意。蓦然想起那女中豪杰木兰,体味远古之境。“卷望月空长叹,美人如花隔云端。”

古人有云:跋山涉川之任敢辞于艰险。无论写作,无论旅行,都像是一段段既美好愉悦又辛苦跋涉的旅程。翻开那些精彩的篇章,几乎每位海外作家都从千山之外而



来。从青涩年华到繁花盛放,从短暂的相聚到永久的别离。因那荒芜岁月最长久的坚持,也因内心最深切的爱恋,终以文字流传在浩瀚的记忆之海,镌刻在时间和生命之舟。

犹记那年秋季,作协组织长篇小说笔会,本人有幸同十多位文友远离闹市,聚集汉阳工人疗养院,近乎封闭式地创作达数十日。

月圆时分,推开写作的负重,薄衫长裙,信步园中,巧遇几位文友、文学老师。穿过残荷满塘的通幽曲径,来到澄澈浩森的湖边。只见明月悬空、水天浑然、山峦隐约,全笼罩在透明的薄雾中。蛙不鸣鱼不跃,风停水息,仿佛一切都处于凝止状态,凝在那片静谧而旷远的溶溶月色下。面对溟溟蒙蒙恍如仙境的绝妙景致,几位口才极佳、文笔一流的诗人才子,竟是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沉吟片刻,不知谁轻轻发一句感叹:在大自然的美景面前,才感觉人类的语言是多么贫乏。

又是一度中秋。相约伊利诺,万里迢迢,异国相聚,满腹话语如滔滔洪水开闸。其中一位说:“走啊,去中餐馆品家乡菜去!”于是呼呼啦啦地就直奔当地最好的解馋之处。却不知,佳肴美味勾起了更多乡思离绪、对未来的隐忧以及对自由追寻的渴望,千丝万缕地缠绕。餐后,三三两两,沿着湖边木质的露台漫步,但见月儿圆圆,倒映在水中。波光粼粼,映照出人影憧憧。为了缓解郁结的乡愁,友人乐呵呵地说:“碰到南墙再回头嘛。”

最为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中秋,在闻名遐迩的拉斯韦加斯度过。看那来自五洲四海的逾百位文学朋友欢聚一堂,共享一轮皓月,与文友携手去欣赏音乐喷泉,心潮起伏。

无论海内外,都会在同一时间张灯结彩,欢聚一堂,共庆佳节。月饼味道差不多,包装形式各异。华人传统深厚,根植于心。据说,从前中秋节并非什么名头响亮的节日,被人重视始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倡导,文人雅士,饮酒吟诗,民间推波助澜,才逐渐有了这样一个中秋赏月的风气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一次八月十五之后,唐玄宗备文酒之宴,与士大夫们赏月。还欲修筑百丈高台,与杨贵妃一起登高望月。高台还没搭好就闹起了“安史之乱”——最终落得“行官见月伤心色,夜雨闻铃肠断声”的凄凉心境,再无赏月的情致。不过民间赏月之风,却未受到影响,还给中秋节起了个好名字——团圆节。经过离乱之后,人们合家团圆的期盼更为强烈。

从圣弗朗西斯科到上海,横跨一个太平洋,时空距离似乎随着高科技发展已经越来越短,但那些绝美的诗篇,仍聊以慰藉旅途漫漫。当空皓月烟云渺渺兮——何用孤高比云月。吾观自古贤达,功成不退皆殒身。夫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。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而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?

中秋节前夕,有一次去兵团采风。此行的高潮是歌唱、赋诗朗诵与饮酒祝愿。作家的才情令人钦佩,他们的真诚令人感动……这些怀揣着梦想、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兵团人后代,心灵美如和田玉。月圆之夜,酒逢知己千杯少,奔放的性情融合了醇酒的发酵,海外作家们微醉了。

飞机航班上,看世界浓缩在一方屏幕,千山万水简化为纵横交错的航班线路,感慨不已。

而今世界成了地球村,华人走到哪都忘不了自己的传统文化,忘不了中华民族传情达意的节日。



新天
七四

十一月令图轴之八月中秋赏月 唐岱作

1995年夏天,我“停薪留职”的时间到了,回到了原单位的开发部。开发部那会儿正在张哥的带领下跟南方一家月饼厂合作,准备在北京市场上销售月饼。

我当时一看挺失望,我走时大家整天不是忙着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,要不就是在外地投资建宾馆、建工厂,现在怎么干起这小买卖来了?张哥说这买卖看着小,弄好了能挣大钱,他拿出价目表让我看。批发价、市场价,利润这么大?我没想到。

张哥还说,在这个基础上厂家还给17%的回扣。见厂家一车一车不停地往北京发货,我们库房里的月饼堆得跟小山似的,我担心地问,到时卖得出去吗?会不会有风险?

张哥说,没风险,卖不了厂家照单全部回收。我说那厂家还不亏了?张哥说,亏不了,只要能卖出去30%,厂家就有赚头儿!这东西这么贵,谁买呀?张哥说,主要是单位。

我不是特爱吃月饼,我知道南味月饼肯定比京味儿月饼贵,但一个月饼能贵到哪儿去?可一卖上月饼我才知道,这月饼太贵了!小盒装的,4个,最便宜的也在45块钱以上;一般的在七八十块钱,好的上百,甚至几百。我特纳闷儿,这东西这么贵,谁买呀?

张哥说,主要就是单位。为了配合北京的销售工作,我们跟厂家设计生产了一块直径90厘米、厚10厘米、重达80公斤,号称“中华月饼王”的大月饼。我记得北京送月饼来的是厂家的一位副总经理,他说这是至今为止国内生产的最大的一块月饼。厂家准备申报上海吉尼斯记录,他还要求我们帮着宣传宣传。

自从大月饼一进京,哥儿几个就没闲着,到处找人报道,恨不得弄得让全世界都知道。

那会儿正赶上某个国际性大会在北京召开,哥儿几个一合计,干脆搞场“假拍卖、真捐赠”的事儿。假拍卖就是搞个拍卖会,拍卖会上去的都是哥们儿,拍卖完后把月饼

“中华月饼王”轶事

□潘小京

连拍卖的款项都捐给“国际会议”。

为什么要“假拍卖”,一是怕没人来。那时人可不像现在的人爱炒作。二是怕万一真叫别人买了去,不捐给“大会”,就达不到宣传的效果。

最后找了两个哥们儿,七哥和y老板。七哥一听这是露脸的事儿,就一口答应了,但说最多只能拿出一万块钱。y老板听后差点儿没急了,说:“我都快开不出工资来了,哪还有钱弄这事儿呀?”

张哥安慰y老板说不让他掏钱,因为他岁数大,到现场控制一下场面,别到那儿大家一激动,胡乱举牌子再超预算,下不来台。最后张哥决定,多去几个人,开始大家都举牌竞拍,到四五千块钱后大家就逐渐撂牌,就由七哥和y老板俩人竞拍,快到一万时y老板撂牌,最后在九千八左右七哥竞拍成功。

一切设计好后,“中华月饼王”先在商场展示了三天,我们每天都派人到现场听听市民反应。围着说啥的都有。张哥说不怕骂,骂的人越多说明人越关注!最后拉到拍卖现场由北京市拍卖行主槌进行拍卖。

拍卖那天,哥儿几个早早都到齐了。启拍后我也手拿小牌儿跟着胡乱举了几次。等拍卖价过了4000以后,我

们都逐渐地撂了牌儿,就剩下七哥和y老板在那儿假装竞争得特别激烈。可当七哥叫了4800后,y老板却没了动静,大家都焦急地看着他,张哥示意他继续,七哥也伸着脖子看他。我坐在他身边儿,用手偷偷地插了插他,暗示他举牌。

拍卖师喊了几遍,见没人再出价了,一槌定音,4800成交。过后张哥不满地问y老板为什么不举牌儿了?y老板红着脸,说怕哥儿几个把他搁进去。后来我们把“中华月饼王”送到了“会议论坛”,很多媒体报道了此事,说是象征着“世界大团圆”。

那年我们的月饼销售得不错,大家都很满意,看来宣传达到了效果。我们说,这回七哥捡了一大便宜,没花多少钱还被电视台、报社一通采访。

“中秋节”一过,我们便把库里剩下没销售出去的月饼退回了厂家。我当时看月饼包装上的保质期都在中秋节当天,或过后一两天,我不知道这些月饼运回去还有什么用,就问厂家人员:“是不是你们那儿管得松,回去还能继续卖呀?”厂家人员说:“我们那儿也不让卖过期食品,这拿回去就处理了。”也不知真假。

后来,没过半年,我就辞职了。